

三岔村,一个中国西部传统农业村落,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奋勇向前,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,越来越华丽的村子却日显落寞,在这命运的三岔路口,它将走向哪里?

三岔口

——一个西部乡村的春节影像

□本报记者 杨登峰 实习生 鲜康 摄影报道



2月6日,当地降下入冬以来第一场雪,一家人按传统习俗提着灯笼和礼物顶风冒雪去走亲戚。

新春走基层

1月30日,除夕。
陈垂文老人早早地贴好了家里两层小楼门口的春联,吃完午饭没有事做,便蹲在门口边晒太阳边看过往的行人。春节本是家族团聚、迎新闹春的时节,但陈垂文感觉现在过年越来越寡淡,儿子和儿媳在外打工没有回来,他只能和老伴带着两个孙子过年。此时,陈垂文所在的三岔村和平时一样安静,只是偶尔响起的鞭炮声和涌现出众多平

时少见的衣着光鲜的年轻人,预示着就要过年了。
三岔村,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彪角镇,因村里多丁字路而得名。据村干部陈永生介绍,全村有村民近5000人,其中一半都在外打工,打工带来的产值占全村总产值的55%,人均收入过万,在乡镇也是最高的。三岔村前些年就已跨入小康村行列,但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,留下来的大都是老人、妇女和儿童。
“以前那真是过年,各家自己准备不说,大家还要一块敲锣打鼓、舞龙舞狮、组织社火,那真是个热闹,现在年轻人都不兴这个,

人家也不关心。”陈垂文很无奈。这种集体项目的技艺正在慢慢失传。要在农闲,如果有老人去世按传统习俗土葬,连抬棺材的壮劳力都找不齐。
陈垂文的儿子陈军锋今年32岁,在北京一饭店当大厨,媳妇是工作后认识的,在酒店当会计,两人每月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。两个孩子一个3岁,一个刚过1岁,都是在北京出生,还不断奶就送回老家让老两口照

看,大孙子在镇上的幼儿园上学,每天有车接送,小孙子喝的奶粉都是儿子从北京买了寄回来的。家里四亩地,随意种了点庄稼,一个冬天没有下雨,也不必太操心收成的好坏。虽然老两口守着栋两层小楼,还装着太阳能热水器,这都是儿子置办的,但他们总觉得有点冷清,尤其是过年的时候。等孙子大点,将被接到北京上学,到时候偌大的院落就只剩下他们两个老人。



三岔村的一个村口

如今的三岔村正从一个农业村在向城镇化快步迈进。受惠于“村村通”工程,宽阔的水泥路几乎可以延伸到每户家门口,私家车明显增多,公共小面包车也能直接开到村里,主干道上的住户家门口都有个塑料垃圾桶,村里准备在年后配备上清洁工和垃圾车。
年轻人更是向城市靠拢,穿着时髦,热衷于玩手机、电脑,春节回家,已不流连于家长里短式的走亲戚活动中,更多的是年轻人自己的聚会,以至于春节期间县城的饭店、宾馆、KTV爆满。田野间很少能见到精耕细作的人,地里的确也没多少活,前些年这里以种植辣椒闻名,随着人们外出打工缺人

手,种地成本增高,辣椒种植面积急剧萎缩,种的庄稼只要够吃就行。村里还建立了奶牛基地,目前有300多头奶牛,集中喂养,统一管理,可以给村民带来不菲的收入。三岔村紧邻一水库,近几年听说要搞旅游开发,水库周边的村民已经开始准备张罗着开办农家乐。
2月6日,正月初七,一场大雪不期而至,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,被雾霾笼罩多日的村庄显得格外澄净。此时,回家探亲的上班族如候鸟般纷纷离去,留守的人们依然按传统习俗走亲戚,拎着点心、提着灯笼,顶风冒雪赶赴另一场筵席。



1月30日中午,一村民在家款待从四川到此过年的大儿子亲家。



1月29日,一位年轻人把电脑搬到户外上网。



↑1月29日,村里一位去世的老人入土安葬的前一天,家人请来秦腔剧团前来唱戏演奏,但观众寥寥。



1月29日,陈垂文和老伴在家给刚刚午睡醒了的两个孙子穿衣服。



1月31日,村民在村里的麻将馆打麻将。



1月31日,村民在村口的文化广场跳舞,无论表演者还是观众,基本都是老人、妇女和小孩。

←1月30日中午,一位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一边玩着自己的苹果手机,一边和邻居聊天。